

苏童文集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后 宫

我希望我渗入了中国的几千年历史，
希望自己是古代街肆茶馆中的一位老迈茶客，
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岁月流逝尽收眼底。

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苏童文集——后 宫

作 者:苏 童

责任编辑:黄小初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375 插页 2

字数:240,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数:50,301—60,300 册 1996 年 5 月第 4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751-7/I·716

定 价:14.50 元(软精装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这里有两座宫廷，两种历史。

《我的帝王生涯》是我随意搭建的宫廷，是我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，年代总是处于不详状态，人物似真似幻，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，一个做了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，我迷恋于人物峰回路转的命运，只是因为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悸。

《武则天》在我自己看来是个中规中矩的历史小说，尽管我绞尽脑计让这篇小说具有现代小说的功能，但它最终还是人们所熟悉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故事，不出人们之想像，不出史料典籍半步，我没有虚构一个则天大圣皇帝的欲望，因此这部小说这个著名的女人也只能落入窠臼之中。

一个是假的？一个是真的？

其实也不尽然，姑且不论小说，人与历史的距离亦近亦远，我看历史是墙外笙歌雨夜惊梦，历史看我或许就是井底之蛙了。什么是真的？什么是假的呢？

1994.8

目 录

自序	1
我的帝王生涯	3
武则天	185



20011001

我的帝王生涯



第一章

1

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，霜露浓重，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尺山的峰峦后面。我在近山堂前晨读，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柏树林中低低掠过，它们围绕近山堂的朱廊黑瓦盘旋片刻，留下数声哀婉的啼啭和几片羽毛，我看见我的手腕上、石案上还有书册上溅满了鹭鸟的灰白稀松的粪便。

是鸟粪，公子。书童用丝绢替我擦拭着手腕，他说，秋深了，公子该回宫里读书了。

秋深了，夔国的灾难也快降临了。我说。

前来报丧的宫役们就是这时候走近近山堂的，他们手执

一面夔国公的黑豹旄旗，满身缟素，头上的丧巾在风中款款拂动。走在后面的是四名抬轿的宫役，抬着一顶空轿，我知道我将被那顶空轿带回宫中。我将和我敬重或者讨厌的人站在一起，参加父王的葬礼。

我讨厌死者，即使死者是我的父亲，是统治了夔国三十年的夔王。现在他的灵柩安置在德奉殿中，周围陈列着几千朵金黄色的雏菊，守灵的侍兵们在我看来则像一些墓地上的柏树。我站在德奉殿的第一级台阶上，那是祖母皇甫夫人携我而上的，我不想站在这里，我不想离灵柩这么近。而我的异母兄弟们都站在后面，我回过头看见他们用类似的敌视的目光望着我。他们为什么总喜欢这样望着我？我不喜欢他们。我喜欢看父王炼丹的青铜大釜，它现在被我尽收眼底，我看见它孤单地立于宫墙一侧，釜下的柴火依然没有熄灭，釜中的神水也依然飘散氤氲的热气，有一个老宫役正在往火灰中加添木柴。我认识那个老宫役孙信，就是他多次到近山堂附近的山坡上砍柴，他看见我就泪流满面，一腿单跪，一手持柴刀指着夔国的方向说，秋深了，夔国的灾难快降临了。

有人敲响了廊上悬挂的大钟，德奉殿前的人一齐跪了下来，他们跪了我也要跪，于是我也跪下来。我听见司仪苍老而遒劲的声音在寂然中响起来，先王遗旨。王遗旨。遗旨。旨。

祖母皇甫夫人就跪在我的旁边，我看见从她的腰带上垂下的一只玉如意，它被雕刻成豹的形状，现在它就伏在台阶上，离我咫尺之遥。我的注意力就这样被转移了，我伸出手悄悄地抓住了玉如意，我想扯断玉如意上的垂带，但是皇甫夫人察觉了我的用意，她按住了我的那只手，她轻声而威严地说，端白，听着遗旨。

我听见司仪突然念到了我的名字，司仪加重了语气念道，立五子端白承袭夔王封号。德奉殿前立刻响起一片嘤嘤嗡嗡之声，我回过头看见了母亲孟夫人满意而舒展的笑容，在她左右听旨的嫔妃们则表情各异，有的漠然，有的却流露出愤怒而绝望的眼神。我的四个异母兄弟脸色苍白，端轩紧咬着他的嘴唇，而端明咕嘟着什么，端武朝天翻了个白眼，只有端文故作镇静，但我知道他心里比谁都难受，端文一心想承袭王位，他也许没想到父王会把夔王王位传给我。我也没想到，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如此突然地成为夔王，那个炼丹的老宫役孙信对我说，秋深了，夔国的灾难快要降临了。可是父王的遗诏上写着什么？他们要让我坐在父王的金銮宝座上去啦。我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我十四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挑选我继承王位。

祖母皇甫夫人示意我趋前接旨，我向前走了一步，老迈的司仪捧出了父王的那顶黑豹龙冠，他的动作颤颤巍巍，嘴角流出一条口水的粘液，使我为他担忧。我微微踮起脚，昂着头部，等待黑豹龙冠压上我的头顶。我觉得有点害羞和窘迫，所以我仍然将目光转向西面宫墙边的炼丹炉，司炉的老宫役孙信坐在地上打盹，父王已经不再需要仙丹，炼丹的炉火还在燃烧。为什么还在燃烧？我说。没有人听见我的话。黑豹龙冠已经缓慢而沉重地扣上我的头顶，我觉得我的头顶很凉。紧接着我听见德奉殿前的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喊，不是他，新夔王不是他。我看见从嫔妃的行列中冲出来一个妇人，那是端文和端武的母亲杨夫人，我看见杨夫人穿越目瞪口呆的人群拾级而上，径直奔到我的身边。她疯狂地摘走我的黑豹龙冠，抱在胸前。你们听着，新夔王是长子端文，不

是五子端白。杨夫人高声大叫着，从怀里掏出一页宣纸，她说，我有先王遗诏的印件，先王立端文为新爰王，不是端白。遗诏已经被人篡改过啦。

德奉殿前再次哗然。我看着杨夫人把黑豹龙冠紧紧抱在胸前，我说，你想要就拿去吧，我本来就不喜欢。我想趁乱溜走，但祖母皇甫夫人挡住了我的去路。一群侍兵已经上去擒住了疯狂的杨夫人，有人用丧带塞住了她的嘴。我看见杨夫人被侍兵们抬下去，迅速离开了骚动的德奉殿。

我愕然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。

我登基的第六天，父王的灵柩被运出了宫中。出殡的队伍浩浩荡荡涌向铜尺山的南麓，那里有爰国历代君王的陵墓，也有我早夭的同胞兄弟端洗的坟穴。路上我最后一次瞻仰了父王的遗容，那个曾经把玩乾坤的父王，那个英武傲慢风流倜傥的父王，如今像一段枯萎的朽木躺在楠木棺槨里。我觉得死是可怕的。我从前认为父王是不死的，但他千真万确地死了，像一段枯萎的朽木躺在巨大的棺槨里。我看见棺槨里装满了殉葬品，有金器、银器、翡翠、玛瑙和各种珠宝，其中有许多是我喜欢的，譬如一柄镶有红宝石的短铜剑，我很想俯身去取，但我知道我不能随便猎取父王的殉葬品。

车马都停在王陵前的洼地上，等待着宫役们运来陪葬嫔妃们的红棺。他们是跟在我们后面的。我在马上数了数，一共有七口红棺。听说陪葬的嫔妃们是昨夜三更用白绢赐死的，她们的红棺将从上下东西的方向簇拥父王的陵墓，组成七星拱月的吉祥形状。我还听说杨夫人也已被赐死殉葬，她拒死不从，她光着脚在宫中奔逃，后来被三个宫役追获，用白绢

强行勒毙了。

七口红棺拖上王陵时，有一口棺木内发出沉闷的撞击声，众人大惊失色。后来我亲眼看见那口棺盖被慢慢地顶开了，杨夫人竟然从棺中坐了起来，她的乱发上沾满了木屑和赤砂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她已经无力重复几天前的呐喊。我看见她最后朝众人摇动了手中的遗诏印件，很快宫役们就用沙土注满了棺内，然后杨夫人的红棺被重新钉死了，我数了数，宫役们在棺盖上钉了十九颗长钉。

我对于夔国的所有知识都来自于僧人觉空。他是父王在世时为我指定的师傅。觉空学识渊博，善舞剑弄枪，也善琴棋书画。在近山堂寒窗苦读的那些日子里，觉空跟随我左右，他告诉我夔国的二百年历史和九百里疆域，历代君王的业迹和战死疆场的将士故事，他告诉我夔国有多少山脉多少河流，也告诉我夔国的人民主要以种植黍米和狩猎打鱼为生。

我八岁那年看见过一些白色的小鬼，每逢掌灯时分，那些小鬼就跳到我的书案上，甚至在棋盘的格子里循序跳跃，使我万分恐惧。觉空闻讯赶来，他挥剑赶走了白色的小鬼。因此我从八岁起就开始崇拜我的师傅觉空了。

我把僧人觉空从近山堂召到宫里。觉空趋前跪拜时神色凄清，手执一部书页翻卷的论语。我看见他的袈裟上绽开了几个破洞，麻履上沾满了黑色的污泥。

师傅为何手持论语上殿？我说。

你还没有读完论语，我折页做了记号，特意呈上请夔王将书读完。觉空说。

我已经成为夔王，为何还要纠缠我读书？

變王如果不再讀書，貧僧就要回苦竹寺修行去了。

不許回寺。我突然大叫起來，我接過覺空手中的論語，隨手扔在龍榻上，我說，我不許你離開我，你走了誰來替我驅鬼？那些白色的小鬼，它們現在已經長大，它們會鑽到我的帳帷里來的。

我看見兩側的小宮女都掩口而笑，她們明顯在竊笑我的胆怯。我很惱怒，我從燭台上拔下一支燒着的蠟燭，朝一個小宮女臉上砸去。不許笑。我厲聲叫道，誰再笑我就讓她去王陵殉葬。

宮苑中的菊花在秋風里怒放，我的目光所及之處，都是一片討厭的散發着死亡氣息的黃顏色。我曾經讓園丁铲除宮苑中的所有菊花，園丁嘴上唯唯諾諾，暗地里却將此事稟報了祖母皇甫夫人，後來我才知道在宮苑中遍植菊花是她的意思，她在花卉中酷愛菊花，而且皇甫夫人堅持認為菊花的異香對她的頭暈病有所裨益。母后孟夫人曾經悄悄地告訴我，祖母皇甫夫人在秋天大量食用菊花，她讓宮廚們把菊花做成冷菜和湯羹，那是她長壽和治病的秘訣。我聽了不以為然。菊花總是讓我聯想到僵冷的死人，我覺得吞食菊花就像吞食死人腐肉一樣，令人難以忍受。

鐘鼓齊鳴，我上朝召見大臣官吏，當廷批閱奏章。那時候祖母皇甫夫人和母后孟夫人就分坐於兩側。我的意見都來源於她們的一個眼色或一句暗示。我樂於這樣，即使我的年齡和學識足以摒棄這兩位婦人的垂簾聽政，我也樂於這樣以免去咬文嚼字和思索之苦。我的膝蓋上放着一只促織罐，罐

里的黑翼促织偶尔会打断沉闷冗长的朝议，发出几声清朗的叫声。我喜欢促织，我只是担心秋凉一天凉似一天，宫役们去山地里再也找不到这种凶猛善斗的黑翼促织了。

我不喜欢我的大臣官吏，他们战战兢兢来到丹陛前，提出戍边军营的粮饷问题和在山南实行均田制的设想，他们不闭上嘴，皇甫夫人不举起那根紫檀木寿杖，我就不能罢朝。我不耐烦也没有办法，僧人觉空对我说过，帝王的生活就是在闲言赘语和飞短流长中过去的。

皇甫夫人和孟夫人在群臣面前保持着端庄温婉的仪容，互相间珠联璧合，辅政有方，但是每次罢朝后两位夫人免不了唇枪舌剑地争执一番，有一次群臣们刚刚退出恒阳殿，皇甫夫人就扇了孟夫人一记耳光。我感到很吃惊，我看见孟夫人捂着脸跑到幕帘后面去了，她在那里偷偷地啜泣，我跟过去望着她，她边泣边说，老不死的东西，早死早好。

我看见一张被屈辱和仇恨扭曲的脸，一张美丽而咬牙切齿的脸。从我记事起，这种奇特的表情就在母亲孟夫人脸上常驻不变。她是个多疑多虑的妇人，她怀疑我的同胞兄弟端洗是被人毒死的，怀疑的具体对象是先王的宠妃黛娘。黛娘因此被割去十指，投入了肮脏的冷宫。我知道那是犯有过错的嫔妃们的受难地。

我偷偷地去过后面的冷宫。我想看看黛娘被割去十指的手是什么样子。冷宫确实阴冷逼人，庭院四处结满了青苔和蛛网。我从木窗中窥见了昏睡的黛娘，她睡在一堆干草之上，旁边有一只破朽的便桶，那股弥漫于冷宫的酸臭味就是从便桶中散发的。我看见黛娘翻了个身，这样她的一只手就面向我了，它无力地垂放在草堆上，垂放在一缕穿窗而过的阳光

里晾晒。我看见那只手形如黑饼，上面溃烂的血痂招来了一群苍蝇，苍蝇无所顾忌地栖息在黛娘的残手上。

我看不见黛娘的脸。宫中妇人如云，我不知道谁是黛娘。有人告诉我，黛娘就是那个善弹琵琶的妃子。我想不管她是谁，一旦被割除十指就无法再弹琵琶了。在往后的欢庆佳节中，不知是否还会有美貌的妇人在花园里怀抱琵琶，拨弄珠玑撞玉的仙境般的音乐？我不怀疑黛娘曾经买通宫尉，她在我胞兄端洗的甜羹里下了砒霜。但我对割除十指的方法心存疑窦。我曾询问过母亲孟夫人，孟夫人沉吟了片刻回答道，我恨她的手。这个回答不能使我满意，我又去问过师傅觉空，觉空说，这很简单，因为黛娘的手能在琵琶弦上弹奏美妙的音乐，而孟夫人不会弹琵琶。

到我登位为止，梧桐树林里的冷宫大约幽禁了十一位被废黜的嫔妃。入夜时分从冷宫飘来的啼哭声萦绕在我的耳边，我对此厌烦透顶，却无法制止冷宫的夜半哭声，那是些脾性古怪置生死于度外的妇人，白天蒙头大睡，到深夜就精神矍铄，以凄厉哀婉的哭声摇撼我沉睡的大鸢宫。我对此真的厌烦透顶，我不能让宫役们用棉花团塞住那些妇人的嘴巴，冷宫是禁止随意进出的。我的师傅觉空建议我把它当作夜宫中正常的声音，他说这种哭声其实和宫墙外更夫的铜锣声是一样的，既然更夫必须随时报告夜漏的消息，冷宫里的嫔妃也必须以哭声迎接黎明的到来。你是鸢王。僧人觉空对我说，你要学会忍受一切。

我觉得僧人觉空的话听来很费解，我是鸢王，为什么我要忍受一切？事实上恰恰相反，我有权毁灭我厌恶的一切，包括来自梧桐树林的夜半哭声。有一天我召来了宫中的刑吏，我

问他有没有办法使那些妇人哭不出声音，他说只要剝去她们的舌头她们就哭不出声音来了。我又问他剝去舌头会不会死人，刑吏说只要剝得准就不会死人。我说那你们就去剝吧，我再也不要听她们的鬼哭狼嚎了。

这件事是在绝对秘密下进行的，除了刑吏和我谁也不知道。刑吏后来提了一个血淋淋的纸包来见我，他慢慢把纸包打开，一边对我说，这回她们再也哭不出声音来了。我朝纸包睇视了一眼，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一样。我赏了刑吏一些银子，吩咐他说，千万别告诉皇甫夫人，她若问起来就说她们自己不小心把舌头咬断了。

那天夜里我很不安，冷宫的方向果然寂静无声，除了飒飒的秋风落叶和间或响起的夜漏梆声，整个夔王宫都是一片死寂。我在龙榻上辗转反侧，想起我下令割去了那些可怜的妇人的舌头，突然觉得有点害怕，现在没有什么声音来折磨我的听觉了，我反而更加难以入眠。榻下的宫女闻声而起，她说，殿下要解手吗？我摇了摇头。我望着窗外半暗半明的灯笼和蓝紫色的夜空，想像冷宫中的妇人们欲哭无声的景象。为什么这么寂静？没有声音我也睡不着，我对宫女说，你去把我的蝓蝓罐拿来吧。

宫女抱来了我心爱的蝓蝓罐，后来我每夜听着黑翼促织清脆的鸣叫入睡，我感到一丝忧虑，秋天一旦过去，我豢养的大批促织一旦在第一场大雪中死去，那时候我怎样打发漫漫长夜呢？

我为我让刑吏犯下的罪孽惴惴不安。我暗暗观察了皇甫夫人和丞相大臣们对此的反应，他们似乎毫无察觉。有一天

在罢朝之后我问皇甫夫人最近是否去过冷宫，我说那些妇人竟然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。皇甫夫人慈爱地注视着我良久，最后她叹了口气说，怪不得这几夜一片死寂，我每夜都睡不着觉。我说，祖母喜欢听那些妇人半夜的哭声吗？皇甫夫人不置可否地微笑着，她说，剜了就剜了，只是千万别让风声走漏到宫外，我已吩咐过有关宫人，谁走漏风声就剜掉谁的舌头。

我心中的石头坦然落地。祖母皇甫夫人的惩罚方式原来与我如出一辙，这使我感到一丝慰藉和一丝茫然。看来我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我把冷宫里十三位妇人的舌头割下来了，但皇甫夫人认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。

冶炼仙丹的青铜大釜依然耸立在宫墙一侧，釜下的炭火业已熄灭，以手指扞及变色的青铜，青铜竟然还是温然灼人的。已故的先王常年服用仙丹，炼丹师傅是他从遥远的蓬莱国重金聘来的。蓬莱仙丹未能延长先王羸弱而纵欲的生命，在先王驾崩的前夜炼丹师傅从宫中逃之夭夭，证明那种祛病延年长生不老的仙丹只是一颗骗人的泥丸。

司火的老宫役孙信已经白发苍苍，我看见他在萧瑟的秋风中徘徊于炼丹炉前，俯身拾取着地上的残薪余灰。我每次经过炼丹炉前，孙信就双手捧起一堆灰烬跪行而至，他说，火已熄灭，夔国的灾难快要降临了。

我知道老宫役孙信是个疯子。有人想将他逐出宫中，被我阻拦了。我不仅喜欢孙信，而且喜欢重复他的不祥的咒语。我长久地注视着他手中炼丹留下的灰烬。我说，火已熄灭，夔国的灾难快要降临了。

当我身边簇拥着那些谄媚的赔笑的宦官官吏，我时常想起老宫役孙信那张悲哀的泪光盈盈的脸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傻笑什么？火已熄灭，夔国的灾难就要降临了。

秋天的猎场满目荒芜，灌木丛和杂草齐及我的腰膝，烧山赶兽的火堆在山坡上明明灭灭，铜尺山的谷地里弥漫着草木焚烧后的焦味，而野兔、孢子、山鹿就在满山的烟霭中匆匆奔逃。我听见狩猎者的响箭声和欢呼声在铜尺山山谷里此起彼伏地回荡。

我喜欢一年一度的宫廷围猎的场面。策马持弓的队伍浩浩荡荡，几乎所有的男性主族成员都参加了这次围猎。在我的红鬃矮马后紧跟而上的是我的那些异母兄弟。我看见三公子端武和他的胞兄端文，他们神色阴郁或者趾高气扬，我还看见文弱的二公子端轩和蠢笨的四公子端明，他们像跟屁虫一样跟在我的后面，除此之外，随行的还有我的师傅僧人觉空和一队担任守卫的紫衣骠骑兵。

我的帝王生涯中遭受的第一次暗算就发生在围猎场上。我记得一只黄褐色的野山鹿从我的马前一掠而过，它的美丽的皮毛在灌木丛中闪闪烁烁，我纵缰而追，听见觉空在后面喊，小心，小心暗箭机关。我回过头，那支有毒的暗箭恰好掠过我的白翎头盔，这个瞬间令周围的随行惊出一身冷汗。

我也被吓了一跳。僧人觉空策马过来，把我抱上了他的马鞍。我余悸未消地摘下白翎头盔，发现那棵雪白的雁翎已经被箭矢射断。谁在施放冷箭？我问觉空，谁想害我？觉空朝四面的山坡树林眺望着，沉默了良久说，你的仇人，我说，谁是我的仇人？觉空笑了笑回答，你自己看吧，谁现在躲得